

□ 记者 徐荔

“阿力（化名）接触金山农民画不到两个月，就已经可以用画笔充分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了，给家人的回信上，他不再贴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，而是用自己的画表达对家的思念。”在阿力的主管民警、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三监区民警侯晓伟看来，现在的阿力对自己有要求，对未来有期待，服刑改造表现积极踏实。而回过头去看，刚入狱时的阿力一口一个“冤枉”“没有希望”，甚至写下“遗书”，后来又因为家庭变故等问题在改造的道路上屡屡停滞不前……阿力蜕变的步伐，迈得没有那么轻松。

藏在枕头里的“遗书”

因为贩卖毒品，2019年，“80后”的阿力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法槌落在桌子上的声响不大，却在阿力脑子里炸开了。阿力后来说，宣判的那一刻，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，这辈子要在监狱里度过，没办法给父母养老送终，没办法照顾妻儿，外面的一切一切，似乎都在和他挥手告别。“一条生命在判决那天终止。”阿力说。

到上海市新收犯监狱三监区服刑的第一天，民警对阿力开展入监谈话，阿力却表现出异常的愤怒，喊道：“你不要和我说那么多，我不想听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是无期徒刑，我是冤枉的！”其实，阿力知道那声“冤枉”是苍白无力的，他比所有人都明白自己的罪有应得，那声叫喊不过是积压已久的情绪宣泄与不甘。

阿力的主管民警侯晓伟冷静“旁观”，给这头“猛兽”歇斯底里的时间，直到他声嘶力竭，逐渐冷静。

“无论刑期长短、认罪态度如何，一旦进入监狱，就必须接受监管，确保在安全稳定的状态下服刑改造。”侯晓伟说。可刚入监的阿力和“安全稳定”无法匹配，他时不时就与他人起冲突、发脾气，还扬言“不想活了”。后来，民警果然从阿力的枕头里找到一封“遗书”，几行歪七扭八的字，大致透露出阿力对于服刑改造的悲观情绪以及对家人的思念。

面对阿力改造中的种种反常表现，监区成立了矫治团队，有的放矢地进行矫治计划的制定和落实。

“家人是不是不要我了？”

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了解，民警发现阿力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“什么都不怕”，最起码他怕因为一墙之隔，断了与家的联系。比如，阿力看到其他服刑人员收到家人寄来的照片，就会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，还会在别人亲情通话时，“躲”在角落。而且阿力表现出的强势是他伪装的保护色，是怕自己因为没有文化、缺少家庭支撑而被看不起。

为了让阿力感觉到被关注、没有被放弃，主管民警每天早上上班，都会和阿力进行简短的交流。同时，在日常的谈话中，矫治团队

民警着重普及法律知识，尤其是对贩毒犯罪的讲解，阿力从不断“找借口”到不再辩驳，似乎有些触动。

到监狱5个月后的某一天，阿力第一次主动提出想找民警谈谈。这一次他不再强调自己的冤屈，而是谈了许多“委屈”。原来，阿力入监服刑以来，多次写信给家人，却始终没有回应。说着说着，阿力甚至哭了：“我想知道家里人怎么样了，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……”

从后来了解到的信息来看，阿力的父母都是残疾人，基本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，对阿力的照顾也是有心无力。从要饭乞讨到小偷小摸，再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，阿力认为都是父母的责任，“有时候，我真恨我的父母，为什么把我生下来，却给不了我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”阿力对父母的抱怨并不少，

但这些抱怨中还伴随着对父母身体及生活的担忧和关心。

矫治团队早已关注到阿力与家人失联的情况，经过监狱综治部门的努力，终于联系到阿力的家人。原来，阿力的父母和妻儿早已离开上海的暂住地回到老家，所以没能收到阿力的信。在主管民警多次联系后，阿力的妻子寄来一封信。

“家中一切都好，希望好好改造。”当民警将信给阿力的时候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信，明明是简短的几行字，阿力却读了很久很久。

迟到的认罪悔罪书

信件打开了心门，阿力的改造渐渐走上正轨，也开始积极参与监区的各项活动，尤其是监区设立的书法班等文化学习。阿力几乎每天

用心教育矫治五年，充满绝望的『遗书』变画满希望的家信 一场从『心』出发的蜕变



练字，情绪也平稳了很多，与其他服刑人员的关系也没有最初那般紧张。

阿力陆续收到了数封老家寄来的信件，为了回一封漂亮的信，阿力会用心写好每一个字。平时也会在杂志上收集一些有趣的图片，来美化他的回信。

后来，阿力的妻子还带着孩子到监狱参加亲情会见，面对久违的家人，阿力情绪激动，放声大哭。书信和会见为阿力的改造注入了动力，然而，就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“意外”又发生了。

结束会见后的一个月里，阿力一直无法拨通妻子的电话，他向民警寻求帮助。监狱综治部门经多方联系后得知，阿力妻子因涉嫌毒品犯罪被当地公安机关逮捕。阿力知晓后无力地说：“毒品害了我，害了我一家。”

家庭的变故让阿力十分痛苦，两

个未成年的孩子该怎么办？在大墙里无能为力的他不再学习、练字，整日愁眉苦脸，甚至可以逃避谈及相关话题。阿力的改造之路似乎又被按下暂停键。

而为化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因教育缺位造成的社会问题，帮助服刑人员与子女建立起和谐的亲子关系，上海市爱心帮教基金会联合上海多家监狱共同开展有“爱心圆梦”“爱心助学”等活动。鉴于阿力的改造表现和现实困难，监区为阿力的孩子申请了“爱心圆梦”帮困助学金。

感受到鼓励和暖意的阿力也在这之后拾起了纸笔，他告诉民警：“这么久以来，我都没有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但这回我看清楚了，毒品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。这一次我要好好写一份认罪悔罪书，交代自己的罪行。”就这样，阿力在入监服刑的第三年写下了第一份认罪悔罪书。

一幅字画“心”的出发

后来，民警及时告知阿力关于孩子的情况，知道孩子在亲戚的照顾下能正常生活后，阿力愁容终于少了些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阿力积极改造，同时对减刑抱有很大期望，但最终减刑失败。这一结果使阿力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，改造情绪出现明显波动。

矫治团队针对阿力改造中出现的消极情绪，开展工作，帮助阿力正确认识司法、行政奖励政策，鼓励他继续踏实努力改造。面对服刑改造的种种问题，矫治团队并没有采取“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”的方式，而是从长远考虑，帮助阿力正确认识改造，努力做到长期保持良好的行为规范，不以外界的变化为转移，始终向正确的改造方向服刑。

目前，阿力仍为无期徒刑，但他的服刑改造表现较之前已有积极转变，对待减刑的认识也更为客观。他在思想汇报中表示：“因为我而被毒品囚禁的人，过得比我更痛苦。我害了他们，我愿意接受惩罚，我也会积极服刑，踏实地改造。”

近年来，为积极落实上海监狱高质量发展行动，丰富服刑人员教育矫治形式，激发服刑人员改造的内生动力，新收犯监狱引进诸多“非遗”项目，“金山农民画”就是其中之一。金山农民画源自古老的江南地区民间艺术，以江南水乡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，融合刺绣、剪纸、蓝印花布、灶头壁画等民间艺术表现手法。监狱希望深陷图画的每一名服刑人员，能“画”出心情、“画”出改造、“画”出未来，努力从心性、意志、人心中改变自己，以一技之长，为将来融入社会打牢基础。

阿力也选择报名参加“金山农民画”兴趣班，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他说在画里看见了长江，看见了家乡，看见了一个一个生动活泼的人。虽然民警告诉过他，对于一个没有绘画基础的人来说，这个兴趣班有一定的难度，但阿力还是“执拗”地选择了报名。

阿力没有让人失望，他画得很用心，在短短的两个月里，已经能够运用一些绘画技法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现在他不再用从报纸杂志上收集到的图片美化回信了，而是更喜欢用自己的画笔，画出对家人、对家乡的想念与期盼……